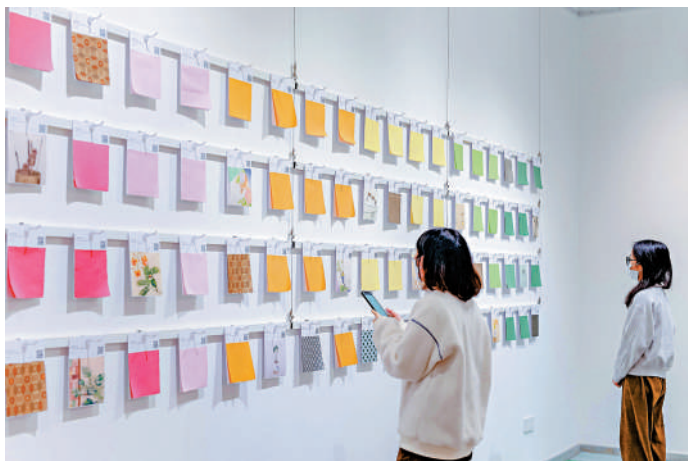


遊古戲今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轄下藝術推廣辦事處與香港設計師協會共同籌劃的大灣區藝術展覽系列「創><藝互聯」，第二輪第三個展覽「遊古戲今」由即日起至二月十二日在中山甜桃美術館舉行。由香港藝術家卓家慧及設計師劉俊傑合作，帶領觀眾漫談古今，以多變方式細看富有歷史意涵的中國工筆畫。

政府新聞處

市井萬象



患難見真情

新冠病毒肆虐三年，香港市民無不受折磨，終於捱到尾聲，似乎大家都可以舒一大口氣了。我曾先後接種了四針疫苗，心想定可避過感染病毒，豈料人算不如天算，在臘月廿八，別人都忙於洗邋遢，我卻因為傷風咳嗽和發燒，喉嚨有點痛，為穩妥計，便做一次抗原快速檢測，一看出現兩條紅線，中招了！心中暗叫一聲，不禁呆了一呆，怎麼辦呢？

HK人與事 朱昌文

過去那段漫長的日子，許多親友相繼感染了。就在半月前，一群朋友茶敘，席間有人問，在座十人之中有多少人曾經中招，回答竟然是有七人，我是未中招的三人之一，心中不無欣喜。現在病魔驟然襲來，我只能勇敢面對，與它周旋。

憑着從許多曾中招親友口中和報章電視獲得的防疫抗疫訊息，我覺得作為確診病人，第一步該要做的，是向政府衛生防護中心呈報。治病最重要當然是看醫生和服藥，家中雖然也有「看門口」的中西藥物，但我拿不定主意該吃哪一種好。我想，最好還是看醫生，服食醫生所開的藥物。聽說衛生防護中心會為呈報的病人送上「抗疫包」，裏面包括有治療藥物，當中有沒有口服特效藥呢？於是我打電話去問，獲得的答覆是有藥物派送，但不是口服特效藥，要想取得這種藥物，需要經政府表列的私家醫生遙距問診後才處方發給，而且香港居民是免費的。

幸好我的一位曾中招的親戚曾向一位相熟的醫生求診，取得這種特效口服藥，治好了病，便介紹

我去看這位醫生。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醫生遙距電話診症服務，先是護士詢問了我的病情，再由醫生仔細詢問，最後醫生處方開了口服特效藥及其他幾種藥物，診金連藥費只收四百二十元，若是非香港居民求診，光是這種五天療程共有三十粒藥丸的特效藥就要收費六千多元。親戚為我到醫務所取藥，再送來我家中給我。

經過一星期的悉心治療，每天按時服藥，盡量多飲水和多休息，加上老伴細心照顧，做好各種隔離措施，包括多戴口罩，分開碗筷，分房而睡等，終於在第八天早上做快測，喜見檢測棒上只出現一條線，曾經出現了幾天的第二條模糊線不見了，相信病毒已清除，心中自然愉悅非常。

經一事，長一智。此次感染新冠病毒固然可說防不勝防，但自己持着曾經接種了四針疫苗，以為可以免於感染，因而平時與朋友交往者時流於麻痹大意，沒有戴好口罩，也許就讓病菌乘虛而入了，為此要付出健康代價。

而在此次與病魔周旋的過程之中，令我感受特別深刻的是，不論家人親戚朋友以至鄰居等都對我這個老人關懷備至，子女兄妹等近親固不用說，他們幾乎每天都打來電話或從手機傳來問候和提出治理建議。一位舊同事問我家中有沒有藥，如果沒有，她可隨時為我送上。一位鄰居給我老伴短訊，問需否代我們到街市買菜等等。這些都好像很平常的事，但對我倆老而言，這是無比珍貴的關愛，令我感到每天都被暖心的真愛所包圍。我想起一句老話「患難見真情」，也記起《愛的奉獻》這首歌的一句歌詞「愛是人類最美麗的語言」，我深深體會到了。

伴隨着復常的腳步，後疫情時代的首個春節，在微信朋友圈見證了久違的重逢與團聚，亦目睹了久違的行旅與遊蹤。疫中三年，作為困守島城的一分子，只是在隔離政策的尾聲回鄉探親，除此之外，再無離島經歷，可謂三年不知「旅」味。而今，各色旅行見聞撲面而來，一時之間，難免思「旅」症大爆發，無可遏抑。

人生幾已近半，遊歷的步履依然停留在亞洲，卻也看過了不止風景，聽過了不止語言。從韓國到日本，從泰國到越南，從馬來西亞到印度尼西亞，從菲律賓到新加坡，從老撾到柬埔寨……在曾經的絲綢之路上，感受着傳統與現代的交匯，應想着東方與西方的邂逅。在華夏大地上，曾經遊走大江南北，從中心到邊陲，從荒蕪到繁華，更是飽覽了許多自然風光，欣賞了許多人文景觀。然而，最難忘的，卻是旅途上遇見的人和事。

人生最早的遊歷，或許可以追溯至往撫順鄉間祭拜祖父。祖父英年早逝，以致我根本無

緣得見。幼年時期的我，每逢清明時節，便已隨父母踏上祭祖之旅。作為「前清故里」的撫順，論繁華自然無法與省會城市相提並論，至於鄉村山野之地，就愈發有一種蠻荒之感了。記憶中，那一處需要輾轉長途客車、公交車和拖拉機，乃至經受徒步考驗才能抵達的遙遠所在。每一次都走到精疲力盡，每一次卻又興味盎然，總是在泉水叮咚、山花爛漫的林間樂而忘返，掬一捧清冽山泉，採一束繽紛野花，便是城裏孩子在遠足中收穫的最大戰利品。

關於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旅行，究竟是與父母同遊大連，還是隨母親單位省內出遊，同樣是未上學的年紀，時間先後卻已無從考究了。在大連旅程中，我似乎第一次體驗到乘搭電梯的樂趣。在電梯尚不普及的年代，小女孩手持住宿證權充通行證，獨自多番乘搭電梯，任雀躍的心情隨電梯上落，樂此不疲，引來電梯操控員異常關切的目光。但有關此次旅行的印象總是畫風突變，上一秒還是自詡為獨立乘



人生在線 楊不秋

「任何人的生活都不會永遠是陽光下的坦途。被陽光照耀時微笑容易，在風雨中面帶微笑難；在平順坦途中微笑容易，處顛簸時保持微笑難。希望你有一顆勇敢的心。因為勇敢，才能大方接受生活中的不完美和不如意，這是與生活和解；因為勇敢，才能坦然面對自己有意無意的錯過和過錯，這是與自己和解。新的一年，與你共勉，做一個勇敢的人。」

其實，這份祝福有我的私心，我也希望自己可以變得更加勇敢。怎樣才算勇敢？對我們大多數普通人而言，我想勇敢

給朋友寫癸卯新年的祝福。本可以簡簡單單，寫下祝君幸福如意，笑口常開之類的吉祥話，哪怕微落俗套卻也不失真誠。可是想了一下，還是用心地寫下了一段話：

大概並不需要時刻準備着像梅爾吉勃遜（Mel Gibson）一般英雄大義又奮不顧身。平淡瑣碎的光陰裏，十之八九遇到的恐怕還是一些大大小小的不如意和不理想。勇敢，是一種心態，以冷靜回應日常的繁雜，以從容不迫面對意料之外和危機之時，不慌張，不焦慮，不急躁，不生氣。

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不是個膽大勇敢的人，可我覺得個性如此所以也並不以為然。畢業之後，我加入了一間國際大行，參加了為期兩個月的軟技巧和領導力的集中培訓，涵蓋了各種五花八門的主題。我還記得有兩項，仿真激光槍戰和黑暗洞穴探險，自己的表現和得分都不合格。至今想來也許有點不可思議，但我確實還能真切地憶起當時在黑暗中強烈的緊張和不安。聽名字就能猜到是人工布景的遊戲而已，卻也令我不知所措，甚至表現出了要臨陣脫逃的困頓、焦灼和崩潰。遊戲歸遊戲，但也是一種對現實的模擬，我也意識

到了膽小怯懦只會影響我解決問題的能力。

在職場摸爬滾打許多年，一路升級打怪，我感覺自己對抗恐慌的經驗值有所累積，勇氣和定力也一直都在進步。可就在不久前，我在工作中又經歷了一次大考。有天在辦公室工作到夜晚十點，郵件依然不斷，讓人受到驚嚇的變數仍然不停。無比洩氣又焦躁的時候，偶遇了同樣是在單位加班的大領導。他聽完我已經有所克制的怨言之後，只是淡淡地說：靜下來，定一點，為可為之事，盡力而為。話雖不多，分量卻重，我頓時有所醒悟又非常慚愧。人生果然是一直都在不斷地修行。

新年添新歲。正如我為朋友寫下的那段祝福，我希望自己也可以更加勇敢，以勇敢的心，成熟穩重地面對麻煩和困難。正因為勇敢，所以無懼失敗，那只是尚未成功；無懼黑暗，那只是尚未天光；亦無懼沒能得償所願，那只是尚未實現。

書寫自己的太空史詩



自由談 賴秀俞

《流浪地球2》上映後，再次引發熱烈討論。作為中國科幻電影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IP，《流浪地球》的發展相當值得我們關注。尤其是《流浪地球2》呈現出的工業水準，已經讓其成為一部具有未來意義的作品——它至少意味着，中國科幻電影的製作水準，起碼在工業維度上已經與荷里活持平。不過，除此之外，我認為《流浪地球2》更重要的意義在於，與歐美科幻敘事相比，它的科幻哲學具有相當顯著的「中國特色」。唯有了解中國的過去與現在，我們才能理解作為「前傳」存在的《流浪地球2》的敘事特色。換而言之，從《流浪地球2》中，我們可以讀到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故事」。

從這個角度而言，這個故事和《建國大業》《長津湖》等中國主旋律商業大片共享同一個思想內核，只不過它的敘事乃以「科幻」之名展開。不難發現，當前針對《流浪地球2》存在的意見分歧，其本質聚焦於在何種序列與譜系中理解這部電影。有人認為《流浪地球2》與上一部一樣不夠「科幻」。實際上，相對於第一部，《流浪地球2》已經透過大量太空想像與科技裝置呈現出普遍意義上的「科幻性」——不過，此處關於「科幻」與「非科幻」的解讀，凸顯出的關鍵問題並非爭論誰擁有更為「正宗」「經典」的「科幻性」，這只是問題的表面。真正有價值的要點在於，它促使我們追問：我們對於「科幻」與「非科幻」的界定從何而來？我們對科幻敘事的想像到底源於何種認知？

我們都有一套關於何謂科幻敘事的定義。但不可否認的是，一直以來，以歐美模式為主導的科幻元素對我們的想像範疇與方向產生了指標性的影響。這導致在很多時候，當我們談論科幻電影時，歐美的敘事元素成為我們的坐標。由此不難理解為什麼大部分觀眾認為《流浪地球2》會比《流浪地球1》具有更強的「科幻性」，因為前者有太空電梯、大型外星空間站、量子計算機等



▲《流浪地球2》科幻製作水準高。

劇照

對應歐美科幻敘事的視覺建構。相對而言，使用大篇幅敘寫代際關係的《流浪地球1》缺乏對標歐美模式的科技元素。不過，歐美科幻敘事實則也並非都具有強烈的「科幻性」。例如，《星際穿越》的突出之處正在於它不像其他西方科幻電影一樣強調對抗與殺戮，最後拯救一切的不是武器，不是戰爭，而是基於血緣關係的愛。這樣的處理完全偏離歐美科幻敘事所強調的理性邏輯。因而這部電影雖然是一部科幻電影，但它的敘事旨歸與美國戰爭片一樣都是中產家庭「以愛之名」的大團圓。後者的美國士兵在戰場上念茲在茲的是回家過聖誕，前者則是在太空中呼喚愛。在此，貫穿《流浪地球》系列始終的親情表達，與《星際穿越》的中心主題實際上相當一致。由此可見，我們對「科幻性」的界定，本身就存在內在的矛盾與分裂。

與此同時，我們不難看到「後進」文化追趕「先進」文化的思維模式。然而中國有其具有特色的社會組織形態與發展路線。如果中國的科幻電影照搬歐美模式，對於世界電影而言沒有意義。一直以來，第三世界如何書寫屬於我們自己的科幻敘事，始終是中國科幻小說與電影不得不直面與回應的問題。在科幻敘事乃至其他領域的論述中，第三世界唯有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才能使這些文化論述呈现出自己獨特的區域坐標與文化價值。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個中國文化IP的《流浪地球》系列展示了一種可貴的嘗試。其中的中國價值觀並非它的「問題」，反而是其最具有歷史

價值與時代意義的文化特性。

有些人認為這種特性作為主旋律敘事——主流意識形態的載體，是值得詬病的。這體現了兩種具有代表性的偏見。首先，歐美科幻大片同樣是一種主流意識形態的產物，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歐美社會的主旋律。例如其中的個人英雄主義、對自由意志的探索、對個體性而非集體性的推崇與強調，都折射出相當主流的西方價值觀。同樣都是主旋律敘事，歐美科幻電影中具有普遍意義的敘事一般都以外星殖民計劃為基礎或核心，地球往往是被遺棄的空間。而《流浪地球》系列則以家國同構為哲學基礎，主張帶着我們的地球家園一起脫離太陽系，這無疑是中國人安土重遷思維的特徵。相對於殖民計劃，後者的「移山計劃」所對標的是千萬個作為「愚公」的人民，而非作為個人拯救宇宙的超級英雄。其次，公眾對意識形態進入文藝作品的不滿，基於一個假設：存在一種全然隔絕文化社會影響，尤其要與政治保持絕對距離的純文藝生產。事實上從文化政治的維度看來，所有文化生產都無法脫離意識形態存在。

《流浪地球2》作為一個以「科幻」之名展開的「中國故事」，呈現了一種試圖擺脫歐美敘事模式的太空想像。這是比工業水準、視覺效果與荷里活比肩更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部分。它揭示了一種想像力與行動力的可能性：中國人書寫自己的太空史詩。因而無論這個故事講得是否完美，它在中國影史上無疑已經踏出了具有開拓性意義的一步。

一路上有你

東言西就 沈言